

由《合集》29004 看商代的輪荒耕作制^{***}

陳子君

（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摘要

本文從甲骨文記錄本身，證明商代有輪荒耕作制。本文認為《合集》29004「𠂔[藉]喪舊田，不受又（有）[年]。𠂔已（改）𠂔（菑），𠂔田𠂔，受又（有）年」的𠂔字應隸定為「𠂔」，可讀為「柔」，相當於周代「菑畚新」農作制中的「畚田」，指舒軟、成熟的田地。此卜辭說明商代已經根據土地肥力將不同土地分為舊田、𠂔（菑）田、柔田，柔田可以直接耕種，舊田、菑田需要休耕，體現了商代輪荒耕作制。根據商代的輪荒耕作制，舊田、菑田在重新變為柔田的過程中，要經歷災殺雜草、𠂔田、壅田等步驟。卜辭常見「𠂔田」一詞，我們認同胡厚宣釋「𠂔」為「屎」，指給土地施肥。《合集》9480「𠂔（屎）有足，乃𠂔（壅）田」大意是（菑殺完雜草）用有機肥、草木灰等方式給土地施肥充足後，就開始平整土地、挖溝打壅（壅田）。

關鍵詞：輪荒耕作制；菑畚新；柔田；𠂔田

*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殷墟甲骨文與戰國文字結構性質的比較研究」（編號16AYY011）成果之一。

** 本文蒙楊澤生老師批評指正，盲審專家也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The Discussion of Rotation Farming System in Shang Dynasty Based on NO.29004 Oracle

Chen Zi-jun

(Guangzhou)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otation farming system can be proved by the oracle No.29004, which presents as “𠂔 [藉] 喪舊田，不受又（有）[年]。𠂔已（改）𠂔（蓄），𠂔田𠂔，受又（有）年”。The character 𠂔 can be interpreted as “悉”，that can read as “rou (柔)” which means soft farmland, equivalent to “she” (畝) in “zi -she-xin” (蓄畝新) farming system in Zhou dynasty. The oracle proves that, according to land fertility, farmland in Shang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old field (舊田), zi tian (蓄田) and soft field (柔田). And it is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rotation farming system in Shang dynas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old field (舊田) and zi tian (蓄田) turns into soft field (柔田), weeding, applying fertilizer, trenching and ridging are necessary. We agree to Xuzhong Shu (徐中舒) that “𠂔田” can be interpreted as “屎田”，which means applying fertilizer. The oracle No.9480 “𠂔（屎）有足，乃皇（壅）田” means after sufficient fertilizer is applied to the barren land by means of organic fertilizer and plant ash, the land will be leveled and furrows and ridges will be dug.

Keyword: rotation farming system, “zi-she-xin” (蓄畝新), soft land (柔田), apply fertilizer (𠂔田)

以往學者多從先秦文獻如《詩》、《書》、《易》、《周禮》的內容中推測先秦時期實行輪荒耕作制，如郭文韜認為夏、商、周采行「菑新畲」農作制，春秋時期通行「田萊制」或「易田制」。¹但都沒能從商代的出土文獻或實物中找到直接證據。隨著甲骨的不斷出土和對卜辭研究的日益深入，有學者認為甲骨卜辭中「東土受年」、「西土受年」（《合集》36975）、「甲辰卜，商受年」（《合集》964）等辭句可以表明商代有輪荒制度²，但上引卜辭只能說明殷商時期在東土、西土有種植農作物，至於如何種植，如何休耕並未涉及，以此來證明殷商時期有輪荒耕作制是缺乏可信度的。二〇〇三年六月，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三楊莊北發現了一處完整的鄉村聚落遺址，考古工作者在遺址的不同地層中，發現了多處不同時代的農田遺跡，其中有少量商周以前的農田遺跡，其形態類似於後來的畎畝田。³張強曾根據此農田遺跡來探討商周以前的農耕方式，他認為「若將這一時期農田2:1的畎和畝中的畎再等分的話，就會產生1:1:1的三等分田地，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輪荒農作制』中畲、新、菑田1:1:1的比例關係。」由此推論商周以前的農田「極有可能代表的是一種新階段的『輪荒農作制』」⁴但他自己也說「三楊莊遺址商周以前農田的揭露面積較小，所以未能顯現出這一時期農田的全貌。」其結論只是一種假設。因此，以往的研究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殷商時期有輪荒耕作制。本文試圖從甲骨文記錄本身證明商代確實有「輪荒耕作制」。

¹ 郭文韜：〈中國古代的農作制〉，《中國農史》1982年第1期，頁56。

² 持有此觀點者如杜紹順：〈從農作制的發展看中國古代小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頁42。單曉偉：〈甲骨文中「徙」字及徙田問題研究〉，《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1期，頁59。

³ 劉海旺：《三楊莊漢代農業聚落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鄭州：中國農業歷史學會2013年年會暨第二屆中華農耕文化研討會，舉辦日期：2013年10月。

⁴ 張強：〈由三楊莊遺址中的農田遺跡看商周及其以前農耕方式的演變〉，《中國農史》2014年第5期，頁21。張強認為商周時期「輪荒農作制」已轉換為「輪換休閒農作制」。他認為以往輪荒農作制是在三塊不同田地上實現土地輪荒，而輪換休閒農作制是在同一塊田地上實現輪荒制度（文章有相關示意圖，參其文第22頁圖7）。按，從《合集》29004商王指定不要耕種舊田、菑田，要耕種柔田的內容來看，商代的確將不同土地按土力狀況進行了分類，但如果按張強的說法，舊田、菑田、柔田是同一塊土地的不同部分，商王命令人只耕種這塊土地的柔田部分，其它部分不耕種，這是不合常理的。而且，同一塊土地即使被人為分割為不同部分，相連的土地的土力狀況能否有如此大差別，也是未知的。卜辭中有關除草、墾田的內容很多見，說明除草耕荒、挖溝打壟在殷商時期是比較重要的農事活動，比起張強文章所說「耕農可以隨時對與畲田緊鄰的新田和菑田進行簡單的兼顧性管理」這樣科學性的管理來說，儘管為休荒地除草、打壟耗費人力、時間，但更符合殷商時期的農事水平。


一 卜辭所見商代土地分類

《合集》29004 (=《人文》2062)：

弜[藉]喪舊田，不受又(有)[年]。

弜已(改)𠂔(蓄)，𠂔 A 田𠂔，受又(有)年。

張政烺指出《合集》28200 (=《甲編》1369)「弜藉喪舊[田]，[不]其受又年」與《合集》29004「字句符合，殘辭互補」，由此可補足《合集》29004。⁵

喪，《人文》2062拓本作，黃天樹釋為「桑」，為地名。⁶裘錫圭釋為「噩」。⁷按此字當釋為「喪」，卜辭多見「喪田」，「喪」用作地名，喪田指喪地的田，如《合集》28250「其尋禱年示(示?)在喪田又𠂔」、《合集》28993「唯喪田省，不雨。弜省喪田，其雨。」《合集》29004「喪」亦當為地名，指喪地的「舊田」。

舊田，張政烺認為「舊田」是「久已開發，歲歲耕之田」⁸，裘錫圭說：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晉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所謂「舊」就指舊田。從輿人之誦來看，舊田是需要換耕的，並非歲歲耕而不輟之田。卜辭舊田的情況似應與之相似。這種田並非一定不可以連續耕種，但是耕種幾年後，總還是要撈荒的(《論集》編按：《人文》2062卜問「弜[藉]噩舊田，不受有年」，大概就是怕舊田的地力已竭，耕種後不能獲得好收成。)。⁹

「弜[藉]喪舊田」就是說不要耕喪地的舊田。

⁵ 張政烺：〈殷契舊田解〉，《甲骨文與殷商史》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593-594。

⁶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253。

⁷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農史研究》第八輯，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年；收入《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據後者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63。

⁸ 張政烺：〈殷契舊田解〉，頁9。

⁹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頁264。

弜已，卜辭中又常見作「弜改」，張政烺懷疑「弜改」即「弜已」的演變，是不停、不變的意思。¹⁰裘錫圭認為「已」、「改」是一個意義比較虛的詞。¹¹李學勤曾將「弜已」、「弜改」讀為「弜改」，指不要變更¹²；後來他根據清華簡《說命》上「我其已，勿殺」一句，認為「已」字還是應該如字讀，訓為止¹³。齊航福認為以前甲骨卜辭的「弜已」後都沒有跟有用辭的例子，所以很難判定是否為對貞句，如《合集》30757「癸卯卜，狄貞：其祝。癸卯卜，狄貞：弜已祝。」就不能確定為正反對貞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出土後，可以在花東卜辭中清楚看到「弜已」在正反對貞句的用法，如《花東》34「乙巳卜：丁各，子稱。用。乙巳卜：丁[各]，子弜已稱。不用。」¹⁴「子稱」和「子弜已稱」正好是一對正反對貞的卜辭，「子弜已稱」就相當於「子弜稱」，而「已」應該是一個含義較虛的詞。

但《合集》29004的「弜已」與常見的用法並不相同。「弜已」常見用於正反對貞的卜辭¹⁵，但《合集》29004明顯不是正反對貞句。「弜已𠬞（𠬞），𠬞A田𠬞」的後半句是「(S) 𠬞OV」句式，黃德寬指出「甲骨文這種句式主要用於記錄以王為活動主體的『祭祀』、『征伐』、『田獵』和『使令』等內容的句子中，有對主觀意願的強調作用」¹⁶，說明相對於「已𠬞（𠬞）」這個行為，王更強調要「A田𠬞（=𠬞A田）」，則「弜…𠬞…」大概可以譯為「不要……而要……」，是帶有轉折強調含義的表達。我們認為《合集》29004的「已」應該用為動詞，疑讀為「改」¹⁷，是改變、改造的意思。

𠬞，裘錫圭認為或可讀為「𠬞」：

「𠬞」从「𠬞」（災）聲，古音與「𠬞」相近，不知是否可以讀為當殺草

¹⁰ 張政烺：〈殷契𠬞田解〉，頁593-594。

¹¹ 裘錫圭：〈卜辭「異」字和詩、書裡的「式」字〉，《中國語言學報》1983年第1期；收入《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據後者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26。裘錫圭認為《合集》29004「弜已𠬞」即「勿𠬞」，「上引《人文》2062第二辭的『弜已𠬞』，意思跟『勿𠬞』差不多。」（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頁264。）

¹² 李學勤：〈釋「改」〉，《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臺北：南天書局，2002年；收入《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6-20。

¹³ 李學勤：〈論清華簡〈說命〉中的卜辭〉，《華夏文化論壇》2012年第8輯，頁273-274。

¹⁴ 齊航福：〈殷墟甲骨文「𠬞」、「改」兩字用法再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2期，頁112-114。





¹⁵ 具體用例參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頁226-228。



¹⁶ 黃德寬：〈甲骨文「(S) 𠬞 OV」句式探蹤〉，《語言研究》1988年第1期，頁42-44。



¹⁷ 「已」讀為「改」的意見蒙盲審專家提醒，僅致感謝。

講的「菑」字。「勿已𣎵，𣎵懋田𣎵」也許就是不專門殺草而直接𣎵田的意思。¹⁸

由上文知「已」作動詞，「已（改）𣎵（菑）」應是動賓短語，「𣎵」可能與舊田、A田一樣指一種田地。我們懷疑「𣎵」即菑田，相當於文獻中的菑田。「勿已（改）𣎵（菑）」即不要改造菑田，就是不要為菑田除草施肥，繼續休耕的意思。

A字，《釋林》隸定為「𣎵」，从「心」、「矛」聲。¹⁹此字《新甲骨文編（增訂本）》摹作（《合集》29004），釋為「懋」²⁰；裘錫圭亦釋為「懋」，讀為「茂」，他認為「𣎵茂田𣎵」是翻耕長滿草的撈荒地的意思。²¹按，此字《人文》2062拓本作，上部所謂「矛」形下方左右兩側都有筆劃，與甲骨、金文「柔」字寫法近似。金文「柔」字作（霸伯盃，《銘圖》6229）、（琯生尊，文物2007（8）20頁），《新見金文字編》指出：

字像木上有柔條之形，即「柔」字初文，後像柔條部分變形聲化為「矛」，正與「攸」之由而如出一轍。²²

劉洪濤指出甲骨文已有「柔」字作（《合集》8714），字形象木上有柔條之形，應即「柔」字初文。²³A字上部與相同，則A可隸定為「𣎵」，讀為「柔」。「𣎵（柔）田」即《說文》之「𣎵」，《說文·田部》「𣎵，和田也。」《說文注》「𣎵，𣎵田也。……《地官·草人》：墳壤用豕。鄭曰：墳壤、潤解也。曰柔地、曰潤解皆𣎵田之謂，對剛土而言。」

「柔」意初生之貌，如《詩經·小雅·采薇》：「薇亦柔止」《毛傳》：「柔，始生也。」初生之物是非常柔軟的。「柔」也可用於形容鬆軟、濕潤的土地，如《周禮·冬官·考工記》：「堅地欲直底，柔地欲句底。」「柔田」是與「堅地」

¹⁸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頁264。

¹⁹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386。

²⁰ 劉釗：《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617。

²¹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頁264。

²² 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編著：《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75。

²³ 劉洪濤：〈晉系文字中的「𣎵」〉，《簡帛》2021年第1期，頁19-29。

「剛土」相對的土地。「𠂔𠂔（柔）田𠂔」²⁴即「𠂔柔田」，要耕柔田的意思。

綜合以上討論，《合集》29004應釋讀為「𠂔[藉]喪舊田，不受又（有）[年]。𠂔已（改）𠂔（𠂔），𠂔𠂔（柔）田𠂔，受又（有）年。」其大意为：不要耕作喪地的舊田，沒有好收成嗎？不要改造𠂔田，要耕種柔田，有好收成嗎？此條卜辭記錄了三種不同狀態的田地，「舊田」、「𠂔田」和「柔田」。從卜辭內容看，這三種田地耕種的優先順序是柔田→𠂔田→舊田，柔田是可以直接耕種的田地，其土力狀況最優；𠂔田是要經過改造、滋潤才能耕種的土地，需要休耕，土力比柔田弱；舊田是土力條件最差的土地，不能耕種，要休耕。²⁵除了不同土地間要輪荒耕種外，同一塊土地也經歷著輪荒的過程。人們優選在土力肥沃的柔田耕種，耕種一定年限後柔田的土力會下降，最終變為舊田。舊田需要休耕，這是為了恢復土地肥力，「在地力消耗殆盡之後，人們只好把土地廢棄著還給自然界，使其利用自然植被自發地去恢復地力」²⁶待土地恢復一段時間後，撙荒的舊田就會長滿雜草成為𠂔田，繼續休耕到土力完全恢復後，田地又可以再一次成為柔田，再次被耕種。這種循環輪復的耕種方式，就是輪荒耕作制。

綜上，《合集》29004說明了商代的確有輪荒耕作制，商王可以根據土地肥力不同，將田地分為不同類別，即舊田、𠂔田、柔田，柔田可以直接耕種，舊田、𠂔田則要休耕。

二 「舊𠂔柔」與「𠂔畬新」

由《合集》29004的「舊田、𠂔田、柔田」，很容易聯想到周代的「𠂔畬新」農作制。《詩經》中提到「𠂔畬新」三個專用名詞的有以下兩句：

²⁴ 「𠂔」，裘錫圭已指出「𠂔」之本義為協力發土耕田。參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頁264。

²⁵ 徐中舒曾解釋商周時期不同土地輪荒耕種的制度，他說「我們假定西周村公社全部可耕之地也是分為三個相等的部分，其中𠂔為休耕的田，新為休耕後新耕的田，畬為休耕後連續耕種的田。……這是村公社可耕的三個部分相等的田，第一年如此。第二年仍耕這三部分田，不過其中𠂔、新、畬已轉為新、畬、𠂔。同例，第三年又轉為畬、𠂔、新。」（徐中舒：〈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並批判胡適井田辨觀點和方法的錯誤〉，《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頁59-60。）我們基本認同他所說的不同土地間輪荒耕作的觀點，但我們認為「新」應該是畬田之後一種狀態的田，𠂔新畬應為𠂔畬新，詳參下文。

²⁶ 郭文韜：〈中國古代的農作制〉，頁55。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於此菑畝。（《詩經·小雅·采芑》）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畬。（《詩經·周頌·臣工》）

從古至今，有關「菑畬新」的排序眾說紛紜，各家說法主要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菑—新一畬」，如《詩經·小雅·采芑》孔穎達疏「田耕二歲，新成柔田」，孔穎達認為二歲曰新田。《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許慎《說文》曰「菑，不耕田也。」「畬，三年治田也。」《說文》的解釋應即來源於《爾雅·釋地》。徐中舒也認同「菑新畬」。²⁷

另一派主張「菑—畬—新」，如《禮記·坊記》鄭注「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²⁸《詩詁》「一歲為菑，始反草也；二歲為畬，漸和柔也；三歲為新，謂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段玉裁《說文注》指出《說文》本來應作二歲為畬，三歲為新田：「畬，二歲治田也。二各本作三。今正。《周易》音義云：畬，馬曰田三歲，《說文》云二歲治田。此許作二之證。」張政烺認為「開荒第二年的主要效果就是化，土和田舒，所以便叫作畬。」²⁹

我們同意第二派的觀點，有三個理由。第一，「菑—新一畬」的說法應來源於《詩經·周頌·臣工》「如何新畬」句，前人將「新畬」解釋為新田和畬田，根據詩句將畬田排在新田之後。從詩的韻腳來看，「如何新畬」和「來咨來茹」相押，「茹」和「畬」上古都是魚部字，「畬」字在句末可能只是為了滿足押韻，與「新畬」本來的含義無關。第二，「畬」是舒柔、和柔的意思，《詩經·采芑》孔穎達疏引孫炎解釋說「畬，和也，田舒緩也。」³⁰但孫炎又說「新田，新成柔田也」，所以最後孔穎達認為二歲是新成的柔田，暗示著還有比新田更成熟的柔田。《正字通》已對此作出反駁，《正字通》曰「若二歲曰新田，三歲則為田矣，何名為畬？」遂《說文注》曰「菑，《艸部》云反耕田也。反耕者，初耕反艸，一歲為然。二歲則用力漸舒矣。畬之言舒也。三歲則為新田。」第三，從《合集》29004來看，卜辭中的「柔田」和文獻中的「畬田」都指舒緩、和柔的田地，兩種土地狀態是非常相似的。卜辭中又有「舊田」，正好

²⁷ 徐中舒：〈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並批判胡適井田辨觀點和方法的錯誤〉，頁59-61。

²⁸ 《詩經注疏》孔穎達疏認為「其注理不異，當係傳寫誤也。」

²⁹ 張政烺：〈卜辭「衰田」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學報》1973年第1期；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413。

³⁰ 孔穎達疏：「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畬，和柔之意。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

可以與文獻中的「新田」相對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就是舊田和新田相對應之例。因此，卜辭中的「舊菑柔」可以與文獻中的「菑畚新」相對照，「菑柔」即「菑畚」，「新」應與「舊」相對，而不應插在「菑畚」中間。

根據甲骨卜辭和文獻中舊田、菑田、柔（畚）田、新田的含義，可以對商周田地的土力情況進行排序，由貧瘠到優質分別是舊田→菑田→柔（畚）田（新田），舊田土力狀況最差，柔田土力最優質。新田與舊田相對，是柔田種植農作物之後，到在土力被消耗殆盡間的一個階段，其土力條件應該與柔田差不多。舊田、菑田是休耕的階段，柔（畚）田、新田是耕種的階段。商周時期的「菑畚新」農作制或可補充為舊田→菑田→柔田→新田→舊田……的輪荒耕作的過程。

三 再釋屎田

卜辭常見「屎」、「屎田」，與輪荒耕作制密切相關：

庚辰[卜，□]貞：翌癸未屎西單田，受有年。十三月。（《合集》9572）

甲申卜，爭貞：令逆屎出田，受年。（《合集》9575）

貞：令禽屎出田。（《合集》9576）

「屎」字多出現在田事卜辭中，以往有多種釋法，以胡厚宣釋「屎」和李家浩釋「徙」影響最大。胡厚宣認為「『屎』本就是糞便之屎字，从尸从少，乃象人大便之形。知『屎』、『屎』為屎，則甲骨文裡好多殷人農作施肥的占卜，就都可以講的明白。」³¹李家浩認為秦漢文字的「徙」从辵从少作，「沙」、「徙」音近，「徙」當分析為从「辵」，「沙」省聲，《說文》小篆「徙」所从「止」形即是「少」之訛誤。金文常見「彤沙」一詞，逆鐘作「𠂔」，古文字中作為偏旁的「尾」和「尸」可以通用，則「𠂔」、「屎」應是一字，「屎」也是从「沙」省聲。他認為陳昉簋「𠂔」和豆閉簋「𠂔」當為一字，又《說文》「徙」字古文「𠂔」由「𠂔」訛變而來，可推知「《說文》『徙』的古文『𠂔』，實際上也是

³¹ 胡厚宣：〈再論殷代農作物施肥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早在一九三三年，唐蘭即釋為「屎」字。（唐蘭：《名始》上篇「人部」，1933年，頁16。轉引自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論先秦兩漢的「單—俾—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42。）

从沙省聲，與『徙』相同，故可以用為『徙』。」卜辭「𡗗田」即「徙田」，當即「爰田」，爰土易居的意思。³²後來裘錫圭在李家浩觀點的基礎上，將「𡗗田」讀為「選田」，他認為選田「指在某地的撈荒地中選定重新耕種的地段。此外，選擇可開闢的荒地的工作，或許也可包括在內。」³³從上引卜辭看，讀為「徙」或「選」都有一定合理性，但都難以解釋下列卜辭：

𡗗有足，乃𡗗（壅）田。（《合集》9480）

裘錫圭指出「𡗗田」應釋為「壅田」，為去高填窪、平整土地和修築田壟等工作，他認為此句「可能是選好或選夠地再𡗗田的意思」³⁴我們認為「𡗗田」釋為「壅田」之說可信，但讀「𡗗」為「選」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商代的種植技術還是在比較原始的階段，雖然已經有專門的農具和基礎的耕種技術，但還很難進行大規模耕植，「選夠地」的說法不太符合當時的情況。當然，「𡗗有足」也可以表示選好地的意思，可能是選擇土力狀況更優質的土地進行耕種，但這就引出第二個問題，即選地和壅田的關係問題。裘錫圭說：

張先生說：「卜辭𡗗田究竟包含一些什麼內容是一個大問題。從上面引用的一些材料看，下命令是在夏至、冬至，必是為了攻木殺草，以此開端，接著便是以水火變化，然後再轉到平整土地，𡗗田這個詞應當是從這後一步來的。𡗗田就是造新田。整地的工作很不簡單，首先是刨地，扒高墊低，使之平坦，然後再打壟。」（張文頁101）「壅田」是否一定包括攻殺草木，我們不敢肯定。至於平整土地和打壟等工作，無疑是「壅田」的重要內容。³⁵

從「壅」字的形義來看，似乎很難完整包括殺草、施肥等複雜的過程，因此在實際壅田之前，應該還要經歷殺草、施肥的步驟。《合集》9480「𡗗有足」和「壅田」之間用連詞「乃」，說明前後兩個行為是比較緊密的，即使選擇了優質的田地，之後還是需要除草、施肥的，選完田後就直接壅田，這樣理解也不符

³² 李家浩說法轉引自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論先秦兩漢的「單一彈一彈」》，頁11-13。

³³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頁258。

³⁴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頁258。

³⁵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頁261。

合常理。

我們認為「𦍋」應從唐蘭、胡厚宣釋為「屎」，指給土地施肥。糞肥也稱為有機肥，是傳統的施肥方式，如《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疆土。」《孟子》：「一夫百畝，百畝之糞。」《韓非子·解老》：「積力於田疇，必且糞溉，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直到今天，利用人糞或動物糞便給土地和農作物施肥仍然很常見。除了用有機肥外，還可以用草木灰施肥，「撈荒地的草木芟殺之後，需要『以水火變之』，才能起到肥料的作用。」³⁶用芟殺的草木燃燒後形成的草木灰也可以用於土地施肥。則「𦍋（屎）有足，乃皇（壅）田」應該是說（芟殺完雜草）用有機肥、草木灰等方式給土地施肥充足後，就開始平整土地、挖溝打壅（壅田）。

土地施肥要特別關注是否下雨，下雨會導致水土流失，雨水也會將糞肥沖入深層土壤，表層土壤得不到養分，就會使施肥效果大大減弱，所以一般不在下雨的時候施肥，而要在雨後施肥。「𦍋」有時和下雨同占，如：

……𦍋……雨（《合集》9587反）

……燎土，不其𦍋，雨。（《合集》14393反）

貞：於翌乙丑[𦍋]𦍋，不𦍋雨。（《合集》12595）

甲子卜，允貞：於翌乙丑𦍋𦍋。允𦍋𦍋。不[𦍋雨]。（《合集》9570）

第二條卜辭的𦍋字以往釋為「介」³⁷，此字和甲骨文「介」字𠂔（《合集》10613）形體不同，「介」字人形前後均有點畫，而𦍋的人形前方明顯沒有點。我們懷疑𦍋可能是「𦍋」字，「不其𦍋，雨」意為不能施肥嗎？會下雨嗎？後兩條卜辭「𦍋」可能指𦍋地，「𦍋」在卜辭中可以用為地名，如《合集》36956「庚寅卜，才𦍋貞：王步于𦍋，亡災。」³⁸

³⁶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頁254。

³⁷ 王曉鵬：《甲骨刻辭義位歸納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143。

³⁸ 蒙盲審專家提示，「𦍋」字也可能為國族名，甲骨、金文常見「𦍋」用為國族名，若如此，「𦍋」或仍當通假為「徙」。

四 結語

綜上，以往學者認為商代有輪荒耕作制，主要是根據卜辭中「東土受年」「西土受年」進行推斷，但某土受年只能說明殷商時期在不同地方有耕地，並不能證明當時有輪荒耕作的制度。後來張強認為河南三楊莊北發現的農田遺址中有形似畝畝的田地，進而推測商代有類似菑新畬的三等分的田地，以此證明殷商時期有輪荒耕作制，但由於三楊莊的商代農田遺跡面積太小，並不能很好支撐他的結論。本文從甲骨文的記錄本身出發，認為《合集》29004「弜[藉]喪舊田，不受又（有）[年]。弜已（改）𡿨（菑），更悉（柔）田𡿨，受又（有）年。」能證明殷商時代的確有輪荒耕作制。卜辭中的「舊田」指久耕後失去肥力的田地，一般要撙荒一段時間；「𡿨」从「𡿨」聲，讀為「菑」，相當於文獻中的「菑田」；「悉」讀為「柔」，柔田指舒柔、和柔的田地，相當於「菑新畬」農作制中的「畬田」。《合集》29004說明商代已經根據土地肥力將不同土地分為舊田、菑田和柔田，柔田可以直接耕種，而舊田和菑田需要休耕。

根據商代的輪荒耕作制，舊田和菑田在重新變為柔田的過程中，需要經歷災殺雜草、𡿨田、壅田等步驟。卜辭常見「𡿨田」之語，我們認同胡厚宣釋「𡿨」為「屎」，《合集》9480「𡿨（屎）有足，乃皇（壅）田。」指（菑殺完雜草）用有機肥、草木灰等方式給土地施肥充足後，就開始平整土地、挖溝打壅（壅田），之後才能耕種農作物。

商代輪荒耕作制可以大致總結為：不同的土地根據土地肥力不同分為舊田、菑田、柔田（畬田）、新田，舊田、菑田需要休耕，柔田（畬田）、新田可以直接耕種農作物。舊田（失去肥力的長期撙荒地）在休耕時利用自然自發地去恢復土力，經過陽光、雨水的滋潤，田地會長滿雜草成為菑田，之後還要繼續休耕，待土力進一步恢復後便可芟殺雜草，並利用有機肥、草木灰等方式加速土力恢復，當土地足夠滋潤時就成為柔田（畬田），此時可以進行平整土地、挖溝打壅（壅田）的工作，最後耕種農作物。因為耕種農作物時的土地肥力是比較優質的，因而可以稱之為新田。當土地經歷新一輪的耕種，再一次失去肥力後，又會變為舊田，繼續新一輪的撙荒休耕，之後再除草、施肥、打壅、耕種，以此輪復。

參考文獻

- 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編著：《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郭文韜：〈中國古代的農作制〉，《中國農史》1982年第1期。
- 胡厚宣：〈再論殷代農作物施肥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
- 黃德寬：〈甲骨文「(S) 夷OV」句式探蹤〉，《語言研究》1988年第1期。
-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
- 李學勤：〈釋「改」〉，《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臺北：南天書局，2002年；收入《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李學勤：〈論清華簡〈說命〉中的卜辭〉，《華夏文化論壇》2012年第8輯。
- 劉海旺：《三楊莊漢代農業聚落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鄭州：中國農業歷史學會2013年年會暨第二屆中華農耕文化研討會，2013年10月。
- 劉洪濤：〈晉系文字中的「𣎵」〉，《簡帛》2021年第1期。
- 劉 釗：《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
- 馬宗申：〈略論「菑、新、畚」和它所代表的農作制〉，《中國農史》1981年第1期。
- 齊航福：〈殷墟甲骨文「𠄎」、「改」兩字用法再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2期。
-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農史研究》第八輯，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年；收入《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據後者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裘錫圭：〈卜辭「異」字和詩、書里的「式」字〉，《中國語言學報》1983年第1期；收入《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據後者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王曉鵬：《甲骨刻辭義位歸納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 徐中舒：〈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並批判胡適井田辨觀點和方法的錯誤〉，《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
-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論先秦兩漢的「單一彈一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張 強：〈由三楊莊遺址中的農田遺跡看商周及其以前農耕方式的演變〉，《中國農史》2014年第5期。

張政烺：〈卜辭「畋田」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學報》1973年第1期；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張政烺：〈殷契畋田解〉，《甲骨文與殷商史》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引書簡稱表

《說文》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說文注》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人文》 貝冢茂樹：《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日本：京都大學科學研究所，1959年。

《甲編》 董作賓：《殷虛文字甲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年。

《合集》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2年。

《花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釋林》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